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虹
李修文
丁丽英
陈卫
赵刚
李大卫
何小竹
曾明了
丁曾天
顾

归来的女人

何锐
主编

SHAN
HUA

自由撰稿人

黄果树书系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归来的女人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归来的女人/何锐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12

(黄果树书系·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5071-0596-2

I. 与…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12 号

归来的女人

何 锐 主编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596-2/I·552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中,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激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21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目 录

1. 虹 影 归来的女人
 我的朋友是红狐
39. 赵 刚 围巾缠绕
 在路上
83. 李大卫 骨牌一路倒下去
 文学黑客的自由写作
113. 李修文 肉乎乎
 何谓自由？而且作家？
140. 何小竹 幸福生活的理由
 写作是最迷人的生活方式
172. 曾明了 黑嘎
 继续推石头上山吧，亲爱的人！
257. 丁丽英 到滨江大道的草坪坐一坐
 自由的代价——自由撰稿人的生活

278. 丁 天 佩剑时代的残酷
 我的故事
297. 顾 前 困境
 一点感想
316. 陈 卫 你以为你能走多远?
 对峙与均衡——答杨林问

归来的女人

虹 影

1

棒棒声打过头遍，每家每户都闭门了。她朝石阶顶端走去，当她跨入只剩半边的院门时，耳边传来一阵马蹄声，还有嘻笑声。看那脚步，是一个青春已逝的妇人，诱惑不可抵抗，一步步足迹延伸。

她转过身仔细看时，满街的香椿树在风中摇晃。低垂的夜空墨蓝，罩着房屋和山坡，马车早已没了踪影。她清爽一身，连件行李也没有。站在黑洞洞的院内，正犹豫着下一步怎么办，一瘦长黑影从院门后走出，手一挥，意思明显是让她跟上。走近了，才发现院内还有房间亮着微光，这个挤着难民的庙宇，墙边塞着些可有可无的杂物，青石板石阶，每一脚踩上去都难抬起来。

黑夜里隐约可见的梯栏，被手摸得滑溜溜的。她停在楼梯转角处，那人开锁，进房间后，掏出火柴点桌子上的蜡烛。那人退出房时，她也未看清对方，只觉得这人个子高及屋顶。她张口想叫住，却止住了自己。

她活了一生，没料到，足迹还有那么多情绪粘着，难到达宁静。既是来收足迹而来，她便不想打扰人，也不想被人打扰，有些人的忍耐力还会让自己活半个世纪。

床，紧靠墙，显得窄小，躺下却很舒服。院子静谧，好像无人居住。没有声音就没有声音，蜡烛一闪一闪，芯小，烛泪溢了个满盘。她累极，不想起身去吹熄。反正过一阵，房间就会彻底漆黑，她就能一一收拾，了此宿债。她翻了个身，就在这时，惧怕抽紧她的身体。

索性睡着，睡着了什么也不用知道。是的，她来过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却想不起来。脑子里好像有场洪水，涨过码头街面，还在上涨。

一幢竹楼在巷子中间，第二层独门独房里，一个年轻女子缩在床的一角，与她一起私奔出来的男人，甩门而去。他要拥抱另一个女人，女人崭新肉体能发出黄金的光泽。她没哭没喊，双手抱住头。第二天，她怀着五个月的身孕下楼，向旅馆老板借钱，或直接借鸦片，有今天比没有今天好。她斜靠床抽着鸦片，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目光渐渐灿烂。

几冬几秋，她手中的烟枪换成笔，写作原来跟吸鸦片一样上瘾，崇拜一个人也可以产生吸鸦片后那种迷幻沉醉——大师的书，她一直带在身边，不离左右。在她写作时，楼下穿长衫的旅馆老板，好像与老板娘调情，拿她开心，可怎么听都不难听：

“换了几朝皇帝，也没见过这等货色？不用捏着手指算，还不了！”

“还？你这馋猫还去叼呀，腥臭味，美死你。反正你操老板娘已没劲了。现成的，咋个不操？”

“瞧那德性，肯定在找死，死在咱屋里，不吉利，保不准还要吃人命官司。”

老板娘冲上楼，一掌推开门，嘴角口沫飞溅。年轻女子从床上抬起脸瞟了她一眼，又埋头于一堆纸片中。老板娘动得过头的舌头停住，不知为何涨红了脸。

2

她本没有盼望见到大师，她只是等候死神。侠客出现了，他专为她而奔来，抓住了她。不，是她抓住了这个不留神的侠客。“我要带你去见新世界，”他声音堂堂，像念台词：“去见大师。”这就是原因，非常中她意。

他也是一个作家，会讲些小人物的故事。只有谈到大师，她才觉得他身上闪闪有光点，她得快些催促他南下，必须让他照办。

在这间冷清清的房间里，她的年龄在往回倒转，黑夜真不赖。这时光像当年，哪一个当年呢，无论哪一个，她的惧怕在减轻，而勇气在增加。一人独处，几分钟后，便不再是难事。

记得烈士广场有几棵光秃秃的百年老树。冬天，说到就到。发黄的树叶在人的脚底呻吟，有情意地跟人一段路，又被风吹回烈士广场。她遛达着，寻找灵感写小说。作家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倒过来看，她似乎生来就是当作家的。她随便打整生命，现在却比一般人清楚自己的来由。九一八日本鬼子来得不是时候，尽把她乱糟糟的生活弄得十分简单，让她别无选择。战争就是战争，不在意人欢喜否。她大着肚子，侠客没和她睡一床，要么睡床下，要么睡下午或后半夜：她不睡时，才去床上补一觉，长长的身子弯曲着。

她打量他，这人如此做，好像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不乘人之危。得了得了，她对自己说，用不着多想。他是处男，她不是处女，那又怎么样？说实话，高潮之后，全一视同仁地厌恶。

她等着他向她点明。“你真是个性动物。”

他没有，他到火车站去打听南下的情况。他说，咱俩比

所有逃难人轻松，一无牵挂，无亲无故，无一寸地无一片瓦，两手一甩走四方。他有许久未刮胡子了，像个土匪。

离开老城的这一夜，日本人与国军在城北铁路线上交上火。“放爆竹吧，热热闹闹的，”她躺在床上说。月亮把房间照得蓝白蓝白的，她的话听起来像呓语。“一定丧了好些人命。”

“起码今晚绝对安全。明天一早设法溜上火车，打天下去，攻克下那个高不可攀的霓虹之都。”他翻了个身，双臂往天花板张开。

“你上来。”她温柔极了。

他的手臂停在半空，没料到她会这样。

为感激他，她决定把自己连同未出生的婴儿，在今夜托盘交给他。这个看上去力大强悍的男人，应当长个同样的武器。她空虚的身体，渴望被捣毁。在做爱中任灵魂自由游荡，身体如碎片飘散。她喜欢对方收拾她的尸体，而不是她去收拾对方。

见他呆呆的，她挺着大肚子，从床上坐起来。他靠近床，浑身哆嗦。汗从脸上沁出，弄得她的手湿腻腻的。

“你不愿做，还是……”她实在忍不住。

他抱住她的身体，半晌，滑在她的脚下，“别问我。”

刚才他的反应不是由于激动，而是害怕和女人做爱。那么帮帮他吧，她扯下他的内裤。肚子里的婴儿连连踢蹬，只得放开他。她忍着难受走向洞口大的小窗，呼吸着外面并不新鲜的空气。

3

这座到处是洋楼洋人的城市一再进入她的梦，以前和现在。第一个走进咖啡馆的是短发女子，穿着不俗。短发女子

身后跟着大师，他手里牵着小小的儿子。

奇怪不奇怪，她总是落在一男一女的世界中，但这次是自找的。

侠客买不到火车票。之后，费足劲才弄到两张船票，赶紧扛行李坐船南下。

大师约他们在这家咖啡馆见面。他们比约定时间早到近一个钟头。

有时是她，有时是侠客，写信给大师，平均一周二封。自从进入这特大城市的人海中，天天盼着能与大师见面。大师就是打开这个城市和整个文坛的钥匙，他们住在最便宜的亭子间里，焦灼不安，什么也干不了，等候的时间如苦刑。大师给他们回了信，叫他们耐心。他们激动，真耐心了。但第二天，他们走上街，刚走一段，就不得不折回。没钱，这座城市会立刻将他们的内心挤压得停止跳动。除了大师，一个熟人和朋友也没有。回到亭子间里，给大师写信，才不至于绝望透顶，他们向大师借钱，请大师介绍工作，大师依然让他们等。我们能等待，他俩写道。他们在勤奋写小说。一点也没抱怨大师。

大师又来信，还写了见面时间地点。可刚一坐下，寒暄一番后，她就开始说送掉的女孩。

由于她不得不去医院，推迟了南下的时间。不然还能早点见到大师。婴儿虽早产，但活着。侠客没和她商量，就把孩子送了人。她身体非常虚弱，顾不上女儿。医院很小，医生个个年老。

侠客对她摇头示意，而她却不懂，继续说，她很想念女儿，可惜一眼也未看。声音并不大，但仿佛全咖啡馆里的人，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她的冷汗冒出来，惟有大师的目光是异样的。有好几秒钟，她感到他的亲切和慈爱，完全没有

H . G . S

他作品中讽刺的刀刃之光。

侠客赶忙从米口袋似的包里掏出二部书稿，他和她各一部。大师很高兴地接过来，要她和侠客随便谈谈。谈什么呢，侠客直向大师点头，连连说：“请恩师多多指教弟子。”

短发女子插话，让心事重重的她说。于是，她说，这部长篇是关于家乡的一段故事，写这部小说竟戒去她日深一日的鸦片瘾。

短发女子和大师交换了一个神秘的眼神，但看得出来，短发女子也很喜欢她。为此短发女子从大师怀里抱走儿子，到一旁教他识字。

一次见面，结果是由大师给她和侠客各出版了一本小说，杂志也开始连载，他们终于光光彩彩进入文坛，文坛承认了他们的价值。这座冷酷的城市一下改变了模样，每团霓虹都露出媚态。侠客焕然一新，再也不是进门一张脸，出门一张脸。她却比以前更为愁闷。

4

那天她梳了两条辫子，穿了件经自己手工改的衣服。点点红花在衣角衣领，与满街流曳的迎春花潮相互辉映。她心情陡然变好，进了大师的家。短发女子递过来茶水，她捧着，觉得喉咙痒得发痛，她已经与大师熟到经常能来的地步。

短发女子站起来，打量她。单独一人面对短发女子，她承认紧张。但她的眼睛没有移开，或许因为大师，她才对短发女子兴致勃勃。

文学圈子的人都知道短发女子和大师并没有正式结婚，但与大师天生一对。作为女人，似乎还应当柔美一些。大师不想剖析自己，繁琐沉闷的家庭生活，短发女子在为他作牺

性，他需要这牺牲，却并不赞赏。

“我不喜欢婚姻。”

“你是说你不适合婚姻？”她没料到短发女子会这么说，一时竟无言以对，“以前？现在？”

短发女子和她坐了下来，让她说说，与侠客当初的相逢。

“那真是偶然，”她叹了口气。侠客不断地说一个字“走。”城里涨大水，他划舟沿江而来。他们避开守在楼梯口的放债人，从窗子不含糊地逃之夭夭。坐在舟里，回望几乎立即隐入黑暗的旅馆。旅馆老板几乎每天夜半来访，他进入她的身体时间不长，从背后进入，他的嘴很难够着她的嘴。用早就该死的身体换取她所需要的，很值。这笔交易，在还不应该结束的时候结束，她有点留恋。

侠客找到她的旅馆完全是偶然。她处置自己的办法早已想好，她没有向任何人求救。侠客的朋友在报社当差，收到一个自称爱好文学的姑娘处于险境的信。朋友把信扔了，说这年头，什么样的新鲜事都有，乱世之中，谁顾得上谁？朋友的话没错，不到二日报纸连同所有人员都被清扫出老城，各谋生路。朋友不辞而别，他寻不到朋友踪迹。忽想起朋友说过的事，就凭着特殊嗅觉几条街乱走瞎撞，真给他撞上了。

“我老在想该不该告诉他，我并不是那个写作的姑娘，不需要男人的侠义。想想，没什么必要。生活由不得人安排，阴差阳错，碰上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看上去还过得去，那么就试着再混一段日子。”她想，那姑娘呼救，而她向往死亡。

“一开始写小说，我什么别的欲望也没有了。”

“不要命呀？”短发女子好像很羡慕似地问，见她惊奇的目光才站起身，“让我给你变变样。”

短发女子对她好，不留距离，她感觉她们很亲。短发女子的手插入她头发，使她舒服又痒痒。

她的身体像有胎儿似的，不管是男是女，呆在她的子宫里都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就是快乐。在街上看见小女孩，便目不转睛，仿佛个个女孩都是她的。她故意不问侠客女儿的去处，同时又不得不原谅他。原谅后，她加倍恨自己。她也想爱男人，远远胜过自己。一次次，反反复复，她对付不了世界，世界对付她更加得心应手。

短发女子并未注意她的走神，神情专注地装扮她。未想到竟拉着她的手到大师面前，让他欣赏。她在屋中央，脸绯红。惶惶然心跳起来，不由自主地将右手捂住嘴。

5

当时大师好奇地搁下笔，看看，朝短发女子挥挥手，“怎么把她打扮得这么难看？她最不能同时用绿红两色，你偏用。赶快拆了她的发结。”他好像有点生气。

“是，夫君，”短发女子笑着让她坐下，没几分钟，使她又变了个样。

“可爱多了。”大师看着她，突然掉转脸。

侠客夜里把她弄醒。南下后两人就自然而然睡一床，但谁也不碰谁，形同兄妹，没有性，关系融洽。他发疯地写作，写过紧要处，便哼起家乡小曲。

没有性，并不影响健康。一旦走出虚构的世界，回返现实世界，她就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性追求比性更令人过瘾。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我很不正常？她第一次意识到。

不能说他们完全像兄妹，兄妹也有发生情恋的，超越血亲禁忌的。如同这会儿，他专制地，不容她同意与否，进行性骚扰。他将他伸入衣服里的手扔开，他涨红脖子，开始骂她。

她内疚，不作应答。她热衷于自己的梦境。

在笔下的梦里，侠客前世是一个女人，说话拖拖拉拉，